

憶母

先母於二零零七年逝世，當時寫下了一段記憶：

「母親，你令我擁有一般孩子的童年回憶，在貧窮但愉快的氛圍下成長。童年時在溪邊游水，在斜坡玩滑梯，在竹林攀跳，在深山捉豹虎，還有摘山稔、捉蟑螂、煲四腳蛇，這些小孩時的經歷，至今仍能娓娓道來。我的童年在無憂無慮中渡過，與高山河水一同長大，孕育了我的胸襟，也造就了我的人格，讓我懂得與人分享，這些都是你給我的。…」

媽，你出生於最動蕩的時代，生活於最苦難的中國。你經歷內戰、抗戰、跟著又是內戰。在香港，開始你頻撲的一生：石硤尾大火、暴動、制水，經濟蕭條，甚至父親離開人世，你獨力支持家庭。父親去世時，我只得三歲，很難想像你有勇氣隻身養育四個孩子。沒有那種「死就死」的固執性格，你的兒子根本就不能正常成長。就算現在，我仍能感覺到你當日的徬徨、無助與矛盾。我深深相信你一定思量過餘下的一生，該怎樣走下去？該如何面對無法預料的「未來」？我亦相信你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開展你苦難的一生，義無反顧。我究竟如何報答你無私的奉獻，沒有明天的苦撐？」

每次重看這一節，我都眼淚盈睫。記得大史學家黃仁宇先生，與楊聯陞、何炳棣、劉子健幾位教授晚膳，憶起母親，高歌之後，楊聯陞先生即席說了：「我們為中國的母親同聲一哭」，簡單的一句，包含了幾代母親的痛苦爭紮。

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，香港仍是經濟發展的初期，我四周的鄰里都過著極貧窮生活。這樣的環境，反而造就鄰里間的互助。記得小學時，每天都有一毫子作零用錢。知道母親生日，我儲了七天的零用，買了一只有壽星公圖案的水杯給母親。母親沒有說甚麼，但這只杯，她就用了四十多年，直至去世那天。八十年代，我出身了，每星期忙著幾份工；九十年代以後，曾一身兼四職，在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兼課。從來沒想過母親會漸漸老去，也從來沒擔心過。母親已進入老年，事事開始固執，也很容易動怒。後來與醫生朋友談起，原來母親是抑鬱。子女長大了，大多離她而去，也不像兒時聽話，甚至懶得與母親吃飯。

某日，發覺母親反應遲緩，偶然大發脾氣，腿部肌肉開始萎縮。我做事很少後悔，但這次真的後悔了。後悔沒有多陪伴母親，後悔沒跟她旅遊，後悔跟她鬥嘴。嗣後，每星期幫母親按摩腿部，每星期到著名餐廳酒樓晚飯。我不知母親的心意如何，但能做的，已經不多了。

母親離開後，很多時在夢中見到她。夢見我們的家漏水，兩母子用毛巾承滴水；夢見我中午回家吃飯，母親買了我喜歡的燒臘，一起用膳。臨離去，還叮囑我多穿衣，一齊如同現實。母親遷墳，我在墓前站立良久，後悔做得太少。

(寫在母親節前)